



我與族語配音的邂逅

私と民族語吹替との出会い

How I Work the Aboriginal-Language Dubbing

文・圖—Gijegilav Zengror 季稜夫 正若

(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計畫專任助理)

我接觸配音是在2012年，被訓練班的招生訊息吸引，當時我與很多人一樣會天真地認為「簡單啦！會說話就能配！」，學習配音之後我絕對會回「那你來配嘛！」這句話。

配音真的不簡單

軍旅生涯結束之後，抱著對聲音表演的興趣報名當期的配音班，招生考試的內容只有聲音表情就沒了，帶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去應試，報到完也領到了一張的台詞就聽候指示進錄音室考試，考生一個接著一個進錄音室，每個人進去差不多5分鐘，神情都是A字臉，我並不意外，因為台詞的情緒確實不好掌握，我只記得我是用憤怒的大吼完成考試。我選擇的班別是暑期班，短短2個月要上完90小時課，所以1週有4天都要上3個小時課，前半期是請線上知名配音員（聲音演員）來教導理論、傳授方法、分享經驗，後半期就實際進入錄音室操作練習。坦白說，暑期班的壓力頗大！沒有1天晚上是閒的，因為每天都在上課，今天上課學習到的技巧或是拿到的稿子，可能在

明天上課時就要直接演練。但是，這樣反而不會鬆懈，要逼著自己練習。

老師說，一個配音員必須具備4大能力，即國語正音、聲音表情、變音技巧、對嘴技術，配音課程當然就是以培養這些能力為目標訓練，感覺這些課程要教的內容好像很容易就達成，但是實際操作就是不一樣。國語正音碰到ㄙㄣㄨㄆㄑㄒ就舌頭打結；聲音表情只能用聲音表現出情緒，連一點點動作都不可以有，不然出了噪



播音室工作情形。



嘗試表現電視宣傳廣告。

音就慘了；變音技巧常常唸一唸台詞就變回本嗓，壯年人瞬間回春成年輕人；對嘴技術光是看稿都來不及了，最好是有時間看嘴。或許你可能覺得哪有那麼難、那麼複雜？但是就真的那麼難！「要不要試試？」。訓練時期，配音員會給一些加強「恥力」和訓練「戲感」的基本作業，譬如對著鏡子扭曲自己的臉、任何時候都要練習正音、習慣自己的聲音、提高對戲劇的敏銳度等等，這些作業不會考試，因為一上課就見真章，有沒有練習在你說的第一句話就展露無疑。到錄音室上課，才是配音課程真正的開始，錄音室規則及錄音方法與技巧在進錄音室的時候就說得一清二楚，因為上課的練習視同正式配音，必須嚴格遵守業界的配音規則，不然會被老師唸。所有錄音室課程中，最深刻印象的莫過對嘴，老師是用以前的方式訓

一個配音員必須具備4大能力，即國語正音、聲音表情、變音技巧、對嘴技術，配音課程當然就是以培養這些能力為目標訓練，任何時候都要練習正音、習慣自己的聲音、提高對戲劇的敏銳度等等，有沒有練習在你說的第一句話就展露無疑。





練學生找嘴，我們看著一段無聲影片對嘴，如果看不到明顯的嘴就要利用影片中的「線索」判斷開嘴和收嘴的時機，我們又多了一項基本作業，就是被要求要時不時看戲劇或卡通練習對嘴。之後就是面對旁白、戲劇、卡通、故事書等等各類型的作品，不同的類型有不同的配法，有框架的就照框架配，沒框架的靠想像與戲感。

結訓，才是配音的真正開始，學生必須跟著1位領班（聲音導演）繼續跟班學習，依照學習狀況決定能不能成為獨當一面的配音員。但是，我選擇走上不一樣的路，到知名錄音室當錄音師，每天幫著不同的配音員錄音，有時候缺了雜角，我的老師也會指導在麥克風前的我，用最好的情緒與方式錄掉。當然，公司因為業務繁忙，為了一起趕著出配音稿，所以我

在沒錄音班的時候，也開始學習如何做出一份合用的稿子。雖然有時忙到天昏地暗，但是我的能力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地累積，只不過都是生活在國語配音的環境中，從來沒有思考過族語配音。

Wawa Senai孩子們唱歌囉

生涯規劃因素離開了錄音室，藉著學習到的工程技術到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處理網路廣播，當時認為配音路應該告了一個段落，殊不知原視也就在那個時候，規劃製作一個要用全族語配音布偶節目「Wawa Senai（孩子們唱歌囉）」，16的族語中的布農族語領班由我母親擔任，所以就被安排了角色，一隻7歲的小山豬——主角巴勇。分到主角憂大於喜，話超級多並不影響，我最怕的是族語，實際在配



聲音表情練習。



初進錄音室的雜聲練習，尖叫。



學員們練習對嘴。

音現場，因為影片的困難度不高，聲音表情及變音技巧難不倒我，可以一次就錄到位，但是族語的不順讓我一直NG連連，練習5次以上的結果換來的就是那一次的成功。相對其他人，他們的族語流利，但是聲音表情需要調整也沒辦法穩定變音，就是在這個時候，我也變相性地開發了領班的特質，在配音的當下引導情緒誘發適合的聲音表情，也盡可能協助他們找到比較不費力的變音位置，讓他們可以順利錄完。

過程中，辛苦的人莫過族語領班，畢竟以中文錄製的布偶戲，操偶師是以中文的思考操作布偶的嘴巴，所以要在一定的嘴數內把相應的族語對上去，翻譯不可多也不可少，要精簡卻又不失語意，是很傷腦筋的事！因為領班是我媽，所以在翻譯前，我會先把中文配音稿做

完，再逼迫領班看著影片數嘴，把中文配音稿翻譯成族語配音稿，翻譯完成之後我又會把稿子重新看過，只要有任何不能吻合嘴數的句子，就會被我標記起來建議重翻，中間當然產生一些小小的爭執，我堅持我的配音經驗，領班堅持她的族語專業，常常僵持不下。而配音的當下，又會受到配音員的語速和讀稿的順暢性影響，要即時修改稿子，這對族語領班來說，無疑是一項艱鉅的考驗。

有了這一次的經驗，我才開始思考族語和配音碰在一起會發生什麼狀況？當然，我的思考全是以國語配音圈的環境做標準，所以結論是「不太樂觀」，而我也沒多想。

叫我族語配音講師

在2016年的3月，我意外地接到一通電



中壯年人族語流利，可以成為發展族語配音初期的中堅，但是注入新血也勢在必行，然而年輕世代會說流利族語的人不多，能夠找到順暢又自然地用族語來演繹戲劇的人有限，對後續維繫族語配音必然發生困難。



當自己成為講師，族語和配音的結合就成了我必須正視的問題，我不諱言地說，當知道結業作品要全族語錄音時，族語就成了我最頭痛的問題！

說這樣很奇怪，應該高興卻反倒煩惱？現行核定的族語有42個語，但是部落間卻也存在著些許差異，多元卻也是紛爭來源。配音最基本的要求是「一致性」，用什麼詞、唸什麼音、話怎麼說都需要前後對照之後統一說法，更甚者，錄台語時還會統一口音。再來，配音要求口語化，除了某些戲劇類型例外，艱澀難懂的詞彙或是政府近期正在推展的新創詞彙都要考慮適不適用。

族語配音可能嗎

學習配音開始，我的經驗都是在國語配音上，幫忙原視配音時，才接觸到族語配音，直到決定幫忙教學的當下，才真正思考族語配音的可能性。看著台語配音發展成熟及客語配音逐漸茁壯，族語配音才正要起步，我的作法是直接複製國語配音的方式，以確保配音技術和操作上能達到配音業界的標準，可是這個作法對族人來說可能是個非常大的衝擊。

前面提到，配音員要具備的基本能力有國語正音、聲音表情、變音技巧、對嘴技術，當然，我在規劃課程的時候加了族語正音的項目，但是一切如我所想像，學員們提出說部落間的語音、用詞、說法是有些微差異的，所以他們對於「一致性」的概念接受度不大。我並不期待政府單位在近期會因為要發展配音或是族語公文書信而開始積極統合各部落方言差異，進而發展出每一個族語的「標準語」，因為這絕對是要花費10多年才可能看見曙光的長年計畫。因此，我給出的「一致性」要求，是

話，問安之後就劈頭說想請我幫忙帶配音訓練課程，而且是族語配音。晴天霹靂的消息讓我馬上婉拒並請他們另外尋找講師，過了一段時間，我再度接到電話，對方很直接表明他們需要的是有配音經驗的原住民來帶這門課，也說被推薦又符合條件的人選，只剩下我！千推萬辭也無法打消電話那一頭的請託，就這樣答應了。電話那頭掛斷，我馬上寫信向我的配音班老師求助，老師認真地回覆我的訊息，也依照她的經驗提供課程架構給我參考，對於我的不安，老師也很鼓勵我去嘗試，不要多想。把規劃完的課程交出去之後，準備教材、剪練習影片、做配音稿等等的事情樣樣來，抱著「不能辜負我的老師，不能讓訓練班的名聲蒙羞，不能糟蹋錄音室的訓練」的信念，我在帶訓期間用盡渾身解數協助學員們學習，直到結業的那一刻，我才鬆了一口超大的氣。



結業作品錄製。

參考了台語及客語配音的方式——以領班的判斷為準，當然，這可能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可以解當務之急。

台灣原住民族語的多元與台語、客語相比，毋庸置疑是第一名，族語近年也在政府單位的努力下不斷地有新的發展，可是一旦涉及到方言差異，就會有很多的質疑或批評產生，光是最基本的「一致性」就可能需要長期抗戰，謀取共識；中壯年人族語流利，可以成為發展族語配音初期的中堅，但是注入新血也勢在必行，然而年輕世代會說流利族語的人不多，能夠找到順暢又自然地用族語來演繹戲劇的人有限，對後續維繫族語配音必然發生困難。

問我，族語配音可能發展嗎？我說，絕對可能！不走出這一步，才會不可能發展！縱使

以我現在看見的是困難重重的發展歷程，但是不做就沒希望，做了才知道問題，除了我們自己的努力外，也希望政府單位能協助。我，樂見族語配音的發展，也期望這可以成為族語復振的強心針，在不久的未來可以讓族語充滿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一起加油！◆



Giljegiljav Zengror

季穆夫 正若

排灣族與太魯閣族山地原住民，台北人，1988年生。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畢業，華視訓練中心配音班65期結業，現任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計畫專任助理。